

芳草亭

在黎明前踏进绕不开的泥潭

——关于《泥潭》内外的几点思考

◎ 张超



《泥潭》
漓江出版社

说实话,把标题写得如此不伦不类是一种迫不得已,正如阅读刘楚昕的《泥潭》。这是近些年阅读体验中仅有的,在面对具体文本之前,就在意识上想要回避,好像即将面对什么可怕的东西,但同时肾上腺素却被各种外界的声音推到高处,以至于在情感层面又急于沉浸到这个披着历史小说外衣的生命哲学实验性文本中,甚至企图透过它寻找刘楚昕——这个隐藏在幕后的大男主的真身。所以这是一次情感战胜理智但最终仍有所回归的阅读过程,迫不得已,但并不乏味,却也不够精彩。一如小说的名字,这是否是作者为读者预设的泥潭,我不知道,我身陷其中。

之所以觉得《泥潭》带来的泥潭是绕不开的,一个题外之意便是流量。是的,泥潭之所以成为泥潭是其中的物质流速过低而产生的一种滞重和陷落感,而《泥潭》成为泥潭却是因为流量过大,流速过高,着实吊诡。据不完全统计,《泥潭》在预售阶段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市场吸引力,从今年6月12日开启预售开始,仅用了8小时便突破了5万册的销售记录。首日销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万册。到了7月初,《泥潭》的总销量已超过40万册,这一数字被认为创造了近年来文学出版的奇迹。而在网络端,各大社交平台、专业媒体之间,有关作者的话题也是热度不减。虽然刘楚昕在采访中直接表示自己感到不安,因为公众的关注点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他的个人故事而非作品本身。但事实上,青年作家刘楚昕就此一炮而红,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满,网友收获情绪价值,读者重拾阅读兴趣,包括严肃文学本身也终于从“冷板凳”上挪起屁股,重新站到了一众文化产品的高光区,哪怕只是暂时的。所以《泥潭》在为我们带来多角色、多视角、多线索的文本之外,还贡献了近年来大众文艺生产活动中罕见的多赢。当然,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暂且不去想,刘楚昕是否能保持初心(出于对哲学的信任,我对此抱积极态度),出版社是否会迷失

评价体系,网友是否只热衷娱乐至死,读者是否会大失所望,严肃文学是否在经历至暗时刻前的回光返照。让我们还是先把目光收束起来,在黎明前踏进绕不开的泥潭。

初入《泥潭》,迎面走来的是好莱坞电影《日落大道》式的开场,一个亡人——在个体生命、种族延续、文化继承、现实突破等任何维度彻底彻底的亡灵,开启了他的讲述,破碎的、失序的、支离的、多向的。你以为这只是作者构建舞台时间线时的蒙太奇,等到帷幕缓缓拉开,一个精彩纷呈的多线索历史故事将热闹开演。但舞台之后还是舞台,帷幕之后仍是重重帷幕。在幕与幕之间,时空转换中,升腾起一股混合着存在主义焦灼与形而上学式炼化人物的瘴气。这股瘴气明确了泥潭的存在,也模糊了泥潭的边界,对于单纯的文本阅读者是致命的诱惑,在完全丧失阅读渴望前,能否窥见真身,全凭造化。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判断力,读者会在自己的沉沦之路上找到同行之人。无论是恒丰作为亡灵不得不继续审判生前的罪与耻,在他面向多时空的自我独白中,“生”与“死”、“罪”与“罚”被思维的手术刀精准剥开并强制同框。这种看似破碎的时空拼贴,实为作者思维的凌厉外显(虽然作者在过程中留下了太多有意为之的痕迹),而这也奠定了《泥潭》作为存在刑场的哲学基调。

当我们被亡灵的迷障缠裹向前,以为将坠入更深沉的晦暗,第二重幕布豁然拉开,展现的是革命者关仲卿从理想点燃到权力异化的生命轨迹。其间的转变被刘楚昕以符号般的精度压缩提纯,在省却人物转折的情感铺陈后,作者只留下几个动作与意象作为路标,残酷地指向了理想如何成为吞噬自身的泥潭。个体的道德缺陷与历史的浑浊恶意在此闭环。

紧随其后,第三重幕由马修德神父以时过境迁的回忆录推开,他看似要以客观而知知的视角补充之前篇章中的断点,其实却在字里行间暴露出神父的三重困局——无法救人、无法救己、神必陨落。马修德和他主持的修道院并非历史狂飙中的避风港,而是刘楚昕思维逻辑的终审席:个体挣扎与宏大救赎,皆为虚妄的回声。只剩下“泥潭”和面对“泥潭”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泥潭并非可供瞻前顾后的景观,而是裹挟着历史惯性、道德重负或信仰激流的深坑。他们选择在黎明破晓前的晦暗混沌中,凭借各自不同的缘由——家族宗情系、信仰之光牵引、理性判断驱动,甚至是认知初醒后的蛮力挣扎——主动或被动地踏足其中,留下深浅不一却都清晰无比的跋涉印记。

这样的阅读体验其实颇有《神曲》的境况,因为在深处,读者还将看到同样在泥潭中苦苦挣扎的刘楚昕,他正手拿巨斧一次次砍向构成其肉身的文本。在这场近乎自我凌迟的文学

实践中,一座由五十万字铸成血肉的大型历史组雕被删削至十三万字的哲学标本,刘楚昕借此躬身踏入黎明前的泥潭。“永失我爱”的剧痛,于他绝非廉价的慰藉,更像一种生命的诅咒,一场只能摸黑进行、无法等到天明的战役。所以作者通神于形形色色的人物,赤膊上阵,删除庞大的历史枝蔓,让文本轻装简行,让文字寒芒一点,让神思穿透哀思的迷雾,直指存在的要害——人如何在意义的废墟上,构筑哪怕瞬间的传奇?为让文本更精确地回应这一叩问,作者甚至主动暴露叙事进程中的“刻痕”:那些意识流的生硬断裂、打破叙事节奏的价值输出、历史人物的刻意虚写与符号化。并借由这些“孔洞”,让读者窥见“生命缘灭”这一哲学母题的实验。可惜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的严肃性不断得到强化,但可读性一再降低(这或许并不是刘楚昕的本意),以致迫使叙述的重心从外部的宏大风云转向内部的幽微挣扎。这种挣扎最终沉淀下来,就形成了《泥潭》奇特的气质:它披着文学的外衣,内里却是一篇严谨乃至冷峻的生命哲学论文,文本中人物如同被精确设定的哲学概念,情节则服务于对生命终极困境的推演与诘问。

因此,《泥潭》的诞生轨迹及其最终文本,构成了一个互为表里的巨大隐喻,而在其快速下沉的引力之外,还有拙作文题的第三重所指——面向更为辽阔的写作未来。当青年写作者困惑于如何在时代的迷惘中起步,刘楚昕的“踏进”姿态给出了不俗的答案。他将个人的剧痛精馏为文本中恒好的皈依病逝、关仲卿的从一而终、马修德与恒丰的互为忏悔。所有的修改——亡灵独白的增重、日记片段的插入、历史枝蔓的剔除——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明晰地传递那个核心的形而上叩问:当道德基础崩塌,新秩序以暴力奠基,生命被抛入无根基的荒谬泥潭,人何以自持?人如何在那粘滞中,仅凭自身那点微不足道的“幽光”,去反抗虚无?在刘楚昕看来,他无法等到天光大亮、迷雾散尽,利害权衡清晰之后才躬身入局,将眼前的泥泞视作之后的调侃与资历。他恰恰要求在黎明之前,在一切还在暗涌翻腾、路径隐没、轮廓模糊的危险时刻,便凭着一腔孤勇或直觉的执念,毅然踏入那片绕不开的泥潭。而《泥潭》本身,那些淹没在历史虚构中未竟的挣扎与牺牲,最终构成一篇热烈而冷静的箴言:写作是绝对的长期主义,它可以步履蹒跚,但无法驻足观望;最终的路径与岸的模样,唯有在你深一脚浅一脚、凭着微光在不可知的黑暗中独自踏出来的那一刻,才会真正显现。而刘楚昕沉入黎明前泥潭的经历,最终在文字的尽头,为他与同样的青年写作者投射出一道倔强的幽光:路,不在预设的蓝图上,而在每一次孤注一掷的深陷与挣扎之后,脚下踩出的那行歪斜却真实的印痕里。

博览群书

独特的中国文学简史



《中国文脉》
余秋雨 著
北京联合出版社

内容简介:《中国文脉》是一部风格独特又适于普及的中国文学简史,与《文化苦旅》并列为余秋雨“文化大散文”代表作。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和严格的审美标准,叙述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者和作品,也是对中国文化进行的一次减法式梳理。

哪部作品是中国“文脉之始”?孔孟老庄的文学成就如何排定?为何《史记》的文学等级高于汉赋?曹操是一流的诗人吗?陶渊明为何去世很久才开始流行?为什么“四大名著”的说法不公平……关于中国文学,你必须知道的知识点,都在这里了。

如何超越自己



《如何超越自己》
小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脱口秀演员小佳首本散文集,积攒在小小少年心头的话,终于在长大成人后和盘托出,关于故乡的人、青春的隐痛、漂泊的生活,也关于一个人如何超越自己,真正地诞生。

他用敏感的心和幽默的口吻写自己——那些没从家庭中得到的支持与爱,难以停止的自我怀疑,对世界的愤怒和与痛苦和解的时刻;

写身边人——没文化但聪慧彪悍的农妇二姑,勇敢跨国追爱的“侠女”好友,记忆中的阿嬷与阿公,还有父亲的一生和他们猝不及防的永别;

也写他从生活里张望到的世界——县城大院的权力暗涌,建材市场的业务江湖,城中村里的异乡族群,以及山海之间的闽南故事。

活着的人如同水底的蜉蝣,看似沉寂,却无不在默默用力,等待天光破晓,跃出水面的一瞬间。

生活最本来的样子



《胡同烟火》
厚闲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胡同烟火》是厚闲继畅销治愈绘画随笔集《家在小院里》后的全新作品。主人公从上一本的白鹤闲叔变成了如今加上秋实的一家三口,故事的场景也从小院里走出来,走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胡同中。

作者把生活中细枝末节的美好收藏在这本书里。绿树红花,花开结实,逢时遇节,闹市忙民,日暮黄昏时,饥来吃饭倦来眠,厚闲的绘画温暖细腻,文字真诚质朴,每一幅画作、每一篇文章都会让人回忆起生活最本来的样子,想回到无忧无虑的美好曾经。

成长之书,时代答卷



《主角模式》
樊登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管理他人”,而是帮你“激活自己”。它超越了传统的素质模型成长模式,教你如何通过自我更新和优化,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

读完这本书,你不会立刻变成另一个谁,但你会更清楚:

如何突破认知局限,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

如何培养解决问题的底层能力,而不是依赖他人经验?

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依然保持成长加速度?

《主角模式》不仅是一本成长之书,更是一份时代答卷,教你你在成长中既勇于探索,又心怀责任。

方言学堂

吃点心
吃中饭。
今朝中浪到伢屋里吃点点。

交关
很多;紧要。亦作“交关关关”。
①今朝来看演出的人交关多。
②格桩事体交关重要,侬一定要好好叫去做。

划得牢
合算,有赚。亦作“划算”。
今朝格件衣裳只有一百块钞票,算来算去划得牢。

充充数
凑合。
吾去开会只是充充数。

次路道
品行很差的人。
像格种次路道格人勿好搭道,要当心点。

作东
待客的主人。
今朝吃好,过几日吾来作东,大家再一淘聚聚。

今朝中浪到伢屋里吃点点

红楼漫谈

敏则易伤,钝则易亡

——论《红楼梦》中过度敏感与严重钝感的悲剧性

◎ 殷建中

在《红楼梦》的众多女子中,林黛玉的“敏感”最为世人所知。她初入贾府,便“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去”。这份敏感,源于孤女寄人篱下的处境,更集中体现在她与宝玉的“木石前缘”之中——那份刻骨深情,常因猜疑与忧虑而化作泪水与争执。

第七回中,周瑞家的奉命分送官花,因顺路之便,最后才将两支送到黛玉处。黛玉见了,冷笑一句:“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此语看似刻薄,实则映照出她内心深处不安:她并非计较官花本身,而是恐惧被轻视、被边缘。而事实上,周瑞家的并无轻慢之意,不过是按顺序行事罢了。

第二十六回更见其情之深、心之苦。黛玉夜访怡红院,恰逢晴雯与碧痕拌嘴,心中不快,又听宝钗来,便迁怒于人,未听敲门便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黛玉闻言,立时怔住,心中百转千回:“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寄人篱下。”一面想,一面泪如雨下。又听得屋内笑语喧然,竟是宝玉与宝钗谈笑正欢。她顿觉委屈难当,左思右想:“必竟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缘故。可我何尝告你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一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越想越悲,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自立于墙角花阴之下,呜咽

不止。

敏感之人,说到底,是缺乏安全感。她们对细微之处过度解读,对情感患得患失,根源在于内心的自卑与孤独。爱情本应是两心相照的平衡,其核心是自信。可悲的是,黛玉的爱情始于自卑,行于焦虑,三日一小闹,五日一大吵,终将一段本可纯粹的情缘,演变为彼此折磨的怨怒。她的敏感,不是无理取闹,而是用尽全力去确认“我是否被爱”,却在确认的过程中,一点点耗尽了爱的温度。

然而,敏感固不可取,但若一味迟钝,亦难逃悲剧。香菱的命运,便是“钝感”的另一种写照。

香菱原名甄英莲,本是书香门第之女,幼年被拐,几经辗转,终为薛蟠强买为妾。她天性纯良,温柔安静,初入薛家时,薛姨妈赞她“举止大方”,宝钗称她“菱姐姐”,连宝琴送礼也特意为她备一份,姐妹们真心将她视作家人。她一度在薛家获得尊重与温情。

香菱的“钝”,并非愚笨,而是一种历经苦难后仍保有的天真。她不懂权谋,不争宠夺利,却在命运稍显安稳时,选择追随内心向往——学诗。她拜黛玉为师,苦心吟咏,终成“精华欲掩料应难”之句,赢得众人称许。

宝钗起初不赞成,笑她“呆头呆脑”“得陇望蜀”,担心她沉迷诗文,反失现实立足之本。这担忧不无道理:香菱的身份本就不稳,薛蟠粗俗

暴戾,未来难料。若能参与管家,积累人望,或可如平儿、袭人般,成为家中不可或缺之人。倘若如此,即便夏金桂到来,也未必能轻易动摇她的地位。

可惜,香菱并未走上这条“现实”的路。她选择在诗中寻找慰藉,在美中美安放灵魂。她的“钝”,是不争,是不察,是对残酷现实的某种逃避,更是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守护。

她的悲剧,不在于“不懂经营”,而在于她所处的世界容不下这份纯真。夏金桂嫉妒她的美貌,更忌惮她“才貌双全”的名声,视其为眼中钉。薛姨妈虽怜惜她,却性格软弱,面对强势儿媳步步退让。香菱最终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中香消玉殒,成为“美被毁灭”的象征。

曹雪芹将香菱列为“副册”第一,正是对她命运的深切悲悯。她不是“没心没肺的傻丫头”,而是一个在黑暗中仍仰望星空的女子。她的“钝”,是苦难中的温柔,是乱世里的诗意。

反观黛玉,她的“敏”是清醒的痛,香菱的“钝”是沉痛的伤。一个因太在意而伤己,一个因太纯真而伤命。

爱情如握沙,握得太紧,沙从指间流走;握得太松,沙随风而散。真正的智慧,或许是在敏感与钝感之间,寻得一份清醒的温柔——既不因恐惧而紧抓不放,也不因麻木而任其飘零。在深情中保有尊严,在现实中守护诗意,方是红尘深处,最难得的平衡。